

踏入11月,一连串与影像相关的展览活动,悄悄搅动着看似平静的国内影像收藏市场。

第七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近日亮相上海,国内外50余家参展画廊、机构与出版商会集一堂,致力于进一步挖掘、支持和提升来自中国影像艺术界的本土力量,展示其创造力的广度和多样性,多场主题展览和活动拓展了公众对影像艺术的了解和收藏热情。

而在北京,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的“重要的不是摄影: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纪程”展览刚刚落下帷幕,准备巡回厦门“2021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展出。据主办方介绍,“重要的不是摄影”,并不是对摄影的否定,恰恰相反,它是随着摄影越来越重要和普及为前提,不断引发后来者去接力,并立足当下,对何谓“重要”展开讨论与思考。

时间回到2006年。这一年,中国影像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帷幕随着华辰影像艺术专场开拍而徐徐拉开。十多年来,中国的影像艺术品已成为完整并独立的收藏门类,并形成老照片、纪实摄影和当代影像艺术三大板块,受到越来越多的藏家、投资人的关注。然而,相比其它收藏门类,影像收藏在国内发展相对缓慢。这不禁令人发出疑问:在社交媒体时代,影像艺术的发展之路将通往何方?影像收藏能否迎来迟来的春天?

“重要的不是摄影: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纪程”展览的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研究员蔡萌认为,大众对当代影像艺术的认知水平,仍需要不断提升。在他看来,近两年影像艺术收藏渐见起色,随着中国当代摄影界的中青年摄影师越来越活跃,以及年轻一代藏家的涌现和社会诚信机制的逐渐完善,中国影像艺术收藏开始本土化,并成为一个新的收藏方向。



理查德·莫斯(未装)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受访者提供

影像原作收藏:能否迎来迟到的春天?

专家说



蔡萌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研究员、影像艺术中心主任

羊城晚报记者:摄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在社交媒体时代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危机与挑战,是否会对影像艺术的发展和影像收藏带来新的时代烙印或更多不确定性?

蔡萌:从1839年法国人宣布发明摄影以来,无论是它在广泛意义上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息息相关,还是在精英范畴与艺术的紧密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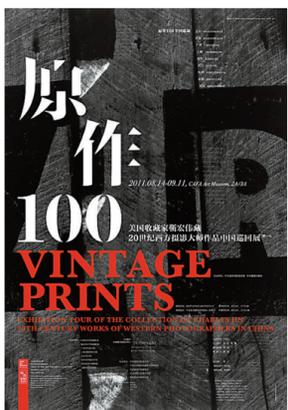
壹 未来或会生长出全新样貌的“摄影”

系,经过整整180年的发展,摄影为人类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技术与视觉革命。如果说,今天作为视觉艺术创作的精英摄影似乎正在失去创新的动力而即将“寿终正寝”的话;那么,在如此庞大且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中,我们处在怎样的语境中重新思考摄影,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为此我曾以“摄影终结了?——社交媒体时代的摄影危机与挑战”为题,专门撰文论述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摄影在将来可能不再是摄影原来的样子,不再以纸质的或平面的形式呈现,而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摄影思维与观念,并生长出全新样貌的“摄影”。

摄影目前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未来的出路,我认为需把摄影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转换”出来才有可能获得大的突破。用摄影的思维“转换”出的作品不一定是照

片、影像,或许是个装置、新媒体,我们可用各种材料、各种媒介、各种形态去表达。例如:当代艺术家徐冰,就在其几乎所有作品中注入了版画的思维方式;像王宁德、陈哲、苏杰浩、陈萧伊等中国当代摄影师,都在尝试作出探索,突破以照片为载体的固有影像模式。在“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上,摄影师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e)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多频道影像装置作品,就曾给了我不少启发,引人思考未来的摄影世界将是怎样的。



《原作100》展览海报



爱德华·韦斯顿《青椒》
靳宏伟藏品

叁 照片也有唯一性和稀缺性

羊城晚报记者:与很多艺术品的唯一性不同,影像被认为是可复制的,您认为影像“原作”的概念是什么?摄影“原作”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蔡萌:在此探讨影像“原作”的含义,前提是要认识到影像是一门艺术,摄影“原作”的核心价值是影像作为艺术品的价值。

关于影像“原作”复制的问题,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却反映出一种旧观念,证明大众对摄影的理解和见识还需要进一步启蒙与提高。每张照片都有唯一性,即便是同一底片,由于在暗房冲洗的时间、温度不同,呈现出的效果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摄影界,早有共识。在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摄影领域,爱德华·韦斯顿是作品数量众多的摄影大师之一,而他一

生中冲洗照片的数量也仅有3500多张,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作品作了一个限量。一般而言,由摄影师亲自制作或授权制作的摄影作品都可被称为“原作”。

进入数码时代,影像可以通过打印而成,或通过光盘、硬盘这类载体来收藏。这时候艺术家往往汲取了版画的经验,在作品上作编号、作限量,有时候限几个版,也有几十甚至上百个版。以前国内影像收藏市场一直不温不火,核心原因在于社会诚信度不足,收藏者对于这种艺术“限量”版显得信心不够,故此建立摄影“原作”的核心价值,还要从建立契约精神开始。

总而言之,照片虽然可以被复制,但又不能完全复制,也有唯一性和稀缺性。否则凭什么被卖得那么贵呢?

肆 从兴趣出发构建收藏,本土化成为新的收藏方向

羊城晚报记者:早在2011年,由您策展的著名收藏家靳宏伟的“原作100:二十世纪西方摄影大师作品中国巡回展”,首次在国内集中展示西方摄影经典的原作,曾轰动中国摄影界。您认为靳宏伟先生的收藏理念能带给新藏家和摄影爱好者们怎样的启示?

蔡萌:著名华裔收藏家靳宏伟先生当年的“原作100:二十世纪西方摄影大师作品中国巡回展”,曾被称为“大师最多”的原作展,一座流动的“20世纪西方摄影史课堂”,展览共展出71位摄影大师的110余幅作品(每站巡展作品都有微调调整)。

靳宏伟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并取得摄影硕士学位,他在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后,出于一种情怀重拾摄影作品收藏,由于他的专业背景和独特摄影情结,其收藏是按照西方摄影史脉络来构建的。巡展的成功极大激发了他的收藏热情,当年办展览时,他的大师原作藏品为240张,在巡展过程中他不断购入大师原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其藏品已增至700多张,时至今日多达2000多张(这还不算他收藏的上千张中国当代摄影师的作品),称得上是华人摄影收藏界的“第一人”。

顶级大师的作品往往是稀缺资源,靳宏伟先生曾经从纽约的佩斯画廊购入一批哈里·卡拉汉的作品,十分精彩和稀有,近年他重点收藏莎莉·曼的成套作品及戴安·阿勃斯、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西斯金德等摄影大师的原作,个

别大师作品藏量甚丰,足以举办大师个展。虽然他的收藏之路对普通藏家来说,很难实现,但有实力的藏家仍可借鉴他的收藏理念,一是购入在海外收藏市场具有“硬通货”价值的大师原作,二是有选择性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收藏方向进行深挖,构建自己的收藏体系。

羊城晚报记者:在影像原作收藏中,主要有哪些收藏方向?您曾谈到,近年中国影像艺术收藏开始本土化,成为一个新的收藏方向,具体表现如何?

蔡萌:我认为西方现当代摄影大师的作品或中国本土摄影师的作品都可以收藏。相对而言,收藏中国本土摄影师作品门槛较低。中国本土摄影作品的一大欠缺,是完成度不够好,通常图像很好,但具体把图像落实到纸质媒介上,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往往缺乏完整度、完成度和作品感。近年在一些海归摄影师的影响下,这个方面开始有了提升。例如:塔可·陈哲、陈萧伊等为代表的这些新一代海归摄影师,更具国际视野,对艺术也有新的见解,他们作品的完成度也很高。中国影像艺术收藏开始本土化,也在近年成为一个新的收藏方向。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们理应收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的照片,收藏记录了这一新时代的影像作品,这也是对本土摄影师的一种鼓励和支持,希望国内影像艺术生态更健康、更繁荣。

行家说

萨尔加多摄影原作现身广州,引发话题:

你离摄影原作收藏有多远?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受访者提供

受访嘉宾



丘世亮
广州营梓画廊创始人

广州越秀的大沙头,历来就是摄影及音响器材的汇集之地,也是影友们淘购器材及交流摄影的一片乐土。而最近令广州摄影圈热议的话题,便是玛格南图片社著名摄影大师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摄影原作展首次抵临广州,在盛贤摄影城新开的营梓画廊开展,令广大萨迷和资深影友们大呼震撼。

纪实摄影家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称得上是世界摄影界的一个传奇,也是全球唯一两次获得得卡卡的奥斯卡巴纳克奖项的摄影大师。

萨尔加多曾说:“用信念去摄影,是我生活的准则。”在几十年职业生涯中,他前往100多个国家旅行和摄影,以对无家可归者、工人和经济移民的深刻记录而著称。

这次萨尔加多摄影原作展由营梓画廊与五月公园画廊联合举办,将展出至本月30日。展品包含《创世纪》《劳动者》《别样的美洲》等系列,还有许多平时鲜少在中国公开展出的精美原作,共计26幅。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品由法国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工作室原版精细制作,全部为欧洲原版,作品采用明胶银盐工艺,完美呈现萨氏经典。



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摄影原作展现场

影友应更多“关注摄影的本质”

“我希望摄影爱好者们不只要把重心放在器材,而更多关注摄影的本质,感受平面影像、大师之作带来的审美愉悦。”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摄影原作展策展人、营梓画廊创办人丘世亮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影像能直观地反映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相比于互联网时代电子屏幕上的影像作品,呈现于纸质之上的影像原作不但更具仪式感,也更富震撼力。

正如影友所评论,在展的萨氏原作,堪称明胶银盐时代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创世纪》中捕捉到的气象万千的大自然;《别样的美洲》镜头下对印第安人生与死的深邃洞察;还是《劳动者》中人物呈现出的精神面貌,都令观者印象深刻。银盐冲印展现出的高纯度的色彩、迷人平滑的渐变过渡以及理想环境下可长期存放的稳定特质,都令这些影像原作更具收藏性。

“公众需要更多接触、拥抱影像艺术品”

丘世亮认为,广州作为经济发达的城市,有庞大的影像爱好者基础,但在公众对影像艺术品的理解上,广州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公众需要更多地接触、拥抱影像艺术品,从喜爱进而收藏影像艺术品。

这也是丘世亮创办营梓画廊的初衷:“希望给广州影友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一个艺术之锚,也给摄影师们建立一个展示作品的舞台,让广州的影像艺术交流气氛更浓厚。”今年6月到7月,营梓画廊举办了著名摄影师段岳衡的作品展。丘世亮表示,接下来还将陆续举办相关的摄影展,向影友们推介更多的精彩影像之作。

那么,广东本地影友,收藏家们是否会付出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去收藏一张摄影大师的原作?丘世亮称,这样的藏家或机构目前并不多,影像收藏市场需要慢慢地培育,“我相信假以时日,人们会更深刻地认识到影像原作的魅力与价值,进而进行研究与收藏。”

▲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摄影原作展展品

中外影像艺术品拍卖收藏小档案

●1971年,苏富比在英国伦敦举行首场摄影专场拍卖会,确认了摄影作品的投资价值,随之各大拍卖行纷纷效仿。

●1984年是摄影作品市场的话题之年。美国的保罗·盖蒂博物馆以2200万美元大手笔购入了1.8万张摄影作品,作为博物馆的永久馆藏。同年,著名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离世,这让艺术品级的高端摄影作品一时洛阳纸贵。

●2003年,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两张上海外滩景色的全景照片估价1000元,最终以14.8万元成交。

●2006年,华辰影像艺术专场拍卖正式启动中国影像艺术品收藏市场,专场成交额245.6万人民币,成交率为61%。深入人心的希望工程形象照片《大眼睛》,在此次拍卖中以30.8万元成交。

●2007年,伦敦苏富比以334.6万美元的成交价拍出了摄影大师安德里斯·戈斯基的作品《99美分II》,刷新了当时摄影艺术品的纪录,之前纪录的保持者是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于1904年摄于长岛的《池塘月光》,成交价格为292.8万美元。

●2011年,德国著名摄影师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在1999年拍摄的作品莱茵河2号以超过430万美元价格被拍卖,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摄影作品。

●2011年,著名收藏家靳宏伟的“原作100:二十世纪西方摄影大师作品中国巡回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为中国公众打开欣赏和认识西方摄影传统的新视野。



“重要的不是摄影: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纪程”展览现场

